

犯戒·忏悔·清净

释慧彻

受戒、学戒、持戒是出家僧尼进修的正当次第，而犯戒、忏悔、清净则极为可能在进修过程中发生。依此二次第而行即是佛陀所说的两种智人：一专精不犯，二犯而能忏。但有些僧尼存在不敢谈犯戒、犯戒不敢忏悔的不良心理。因此，本文除了论证犯而能忏是智者所为，鼓励忏悔外，还详细叙述构成犯戒的因缘条件、制教与化教的忏悔方法及注意事相、忏悔之后的名誉及地位、对自己及他人之悔罪应持何种态度等。通过对构成犯戒复杂多变的因缘条件的描述，说明犯戒的情况轻重多变难以尽学，僧尼即使难以作到持戒清净如满月，也应积极如法忏悔所犯过失，恢复清净，这是僧尼应有的正确健康的持戒观、犯戒观及忏悔观。

俗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这句话包含两方面意思：一个人难免犯错，知过能改就是大善人。作为引导众生走向解脱的佛法也有这方面的表述。《四分律》中佛说有两种智人：一专精不犯，二犯而能忏；反之是两种愚人：一愚痴不知是否犯戒，二虽知犯戒却不能如法忏悔。众所周知，佛为出世之道而制戒，但依然周全地考虑了凡夫众生的烦恼习气，既要求严持不犯，也为犯而惭愧者开许了忏悔法门。殷切教导不要为曾经犯过的罪而懊恼不堪、停步不前，应积极如法忏悔，恢复清净；应总结经验，逐步解脱。因此本文即依犯戒、忏悔、清净这一连贯而独立的线索来阐述。

一、犯而能忏是智者

止恶行善是诸佛开示的共同内容，戒是其中的一项，其止持、作持即是止恶行善。戒律的功用在于止恶防非，断恶修善。僧尼受戒后确实发心持戒，但因无始烦恼习气的指使，不由自主地造作了非法行为，有人因此懊恼不已，停步不前，甚至得过且过，不再过问持戒犯戒；有人即便忏悔，仍然不能排遣罪恶的阴影。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前者应彻底改造；后者尚未尽善，忏悔本来为了清净，反而变成一种心理负担，过犹不及也不可取。行者可以先在上中下三等根机的众生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上等根机者对戒律专精不犯，甚至于吃饭穿衣等事情中的每一动作都能做到与法相应，即念念与法相应。中下根机者有时可能犯戒，但能发心忏悔，恢复清净，于日常行为中虽不能念念与法相应，但能于总体上忆念戒法。如吃饭之前总作观想：“一、计功多少，量彼来



处;二、忖己德行,全缺应供;三、防心离过,贪等为宗;四、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五、为成道业,应受此食。^[11]而后在受食过程中虽忘失正念,也不失为真修行人,也可名为持戒者。如《毗尼母论》所说:“若利根比丘得食时,口口作念;得衣时,着着作念;若入房时,入入作念。若钝根者,初得衣食房舍总作一念。”^[12]中下根者应有自知之明,但也不应自甘下劣,应立足于本位而力争上游,这未曾不是善学佛者。

这里不是提倡犯戒,而是说明应有如实的持戒观——因为犯戒难免会发生。因此,首先不应有“病入膏肓,讳疾忌医”的逆反心理,谈犯戒而色变,不敢发露忏悔自己所犯戒,也鄙视其他犯戒之人,这是自卑与自傲。第二、应依佛之教导如实观缘起法,了解构成犯戒的诸多因缘条件,偶一不慎犯了戒也是在情理之中。第三、犯戒后应及时勇敢地发露忏悔,坚信忏悔后即是清净如法的比丘,应去除爱面子、负罪感等不良心理。所有人都不应鄙视犯戒比丘,不但应配合其忏悔,而且给予心理的安慰,整个僧团应鼓励、提倡、保护如法的忏悔行为。

二、构成犯戒的因缘条件

无论佛陀出世与否,缘起法都是法住法界、法尔如是的。比丘250戒的制定也不例外,每一戒都有缘起,都标明具备了哪些条件才能判为犯戒,即具缘成犯。戒本中皆以犯戒的形式“过失+判罪”进行表述,做到不如犯戒中所说的就是持戒,因此了知犯戒就是为了持戒。僧尼只有明了构成犯戒的诸多条件,才能在与犯戒之缘相遇时收摄身心,减少犯戒,达到如法持戒,有犯也能如法忏悔。

(一) 构成犯戒的共同条件

犯戒由通缘及别缘构成。僧尼戒相的条目、轻重虽不同,但其持守及违犯都有共同的标准,这一共同标准就是通缘,是共同条件。每一戒又有自身个别的条件,这一有别于他戒的条件就是该戒的别缘。此节先论共同条件。

《行事钞·持犯方轨篇》概括了诸戒具缘成犯的七个共同条件^[13]。

1、是五众出家人,这是确定受戒得戒之人才有犯戒的资格。虽受戒不得戒(今许多出家人以此为借口作种种非出家人所应作之事)、十三难人^[14]、舍戒人^[15]都不具备犯戒的条件。受十戒的出家三众也有犯戒的可能,仅罪过之名称及忏悔的方法与受具足戒的出家二众有异。

2、无病缘,即广律中每戒之后的开缘——“癫狂痴乱,痛恼所缠”。在发病的情况下有种种非法行为不当计为犯戒,如今时法律上不追究神经病者之非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3、期心当境,用心对境时没有差错。即正造作时,其心没有进入睡眠不觉等无记状态,明明了了自己正处在造罪之状态。

4、无命难,5、无梵行难,唯有遮戒开此二难。如比丘尼不允许储备及使用妇女的各种装饰品,但在命难、梵行难时则开缘。性戒则绝无开缘,如杀生戒,自身遇到生命危险时,绝对不允许以杀害其他众生的生命而换取自己的生命。又如淫戒,其最初之制定非常严格,僧尼遇缘时,一旦与对方之境相合即犯根本波罗夷罪,遇此二难时虽开许与境相合无犯,但于三时^[16]的任何一时中,严格制止内心有享受快乐的感觉。如何才能判断享受快乐?《善见律》云:“淫不受乐者,如以男根内毒蛇口中,及以火中,是不染之相。”^[17]如此才算是没有犯淫戒。凡夫对境时产生这样的感觉很难,道宣律师教以这样的对治方法:“脱有其事,内指口中啮之,唯觉指痛,则免重罪。”^[18]若是上根者,同等地守护遮戒与性戒,宁可舍命也要保全清净的戒体。

6、称本境,这指心境相应。第三缘重于当时的心没有进入不觉察的状态,此缘重于正对境时内心确定无疑,造罪时甚至有一种成就感。

7、进趣正果,前六缘虽然都具备,但造罪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即不犯该戒根本罪,仍结方便罪。有四种情况令造罪进程停止:(1)法隔息,这是由于作法之

间隔而停息了造罪。一切诸谏戒(即戒本中有一部分戒是由僧团作白四羯磨法谏劝),白四羯磨全部完成仍不接受谏劝,则犯该戒的根本罪;在这一谏劝的过程中,有四次求忏悔的机会,第一次作法(初白)结束就马上舍弃原来的知见向大众求忏悔,即不犯根本。(2)懈怠息,虽然先有计划,但造作时没有动力,懈怠而停止。(3)好心息,造作的过程中发起善心而停止,或者慈悯对方,或者害怕果报,或者为护圣教不遭讥嫌等。(4)心疑息,造作过程中产生各种怀疑,怀疑手段的不恰当,怀疑自身力量不强大,因此而无法专心达成预期目的。以上便是犯戒的七个共同条件。

再者,广律中每一戒最后都有这样的开缘:“最初未制戒,癫狂痴乱,痛恼所缠。”翻为犯戒的通缘,即为:制广戒后,无病缘。说明佛制广戒后才有戒可犯,制广戒也就成为犯戒的一个共同条件。连同前面七种,共八种条件。

(二)以杀生戒为例说明犯戒之缘的多种变化

犯戒有通缘及别缘之分,通缘即上节的八种条件,适用于一切戒;别缘即每一戒各自独有的条件,内容相当庞大,此处无法一一列述,僧尼二众应自寻广律研习。本节仅以杀人戒为例说明犯戒之缘的多种变化,目的有二:一、学戒者以此方法学一切戒,二、回归根本,以心护戒,不废戒相。

1、根本罪与方便罪的数量差别

戒法无量,佛制250条戒作为僧尼行持之基本准则。所谓略则250戒,中则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广则无量戒法。所有过失皆是要防护的,每一行为都是要摄持、检点的,但平时行持则以戒本的250戒作为导航。因戒本是僧尼所经常诵习的,其排列也相当有条理,而且其制定皆有根有据,因此学戒一般以戒本中的戒相作为解说的对象。学戒时,先通达一戒之持犯,进而通达250戒,进而通达一切戒。每一戒若具缘成犯,即称为犯根本罪,即已遂罪;缘不具足而犯,即称为犯方便罪,即未遂罪。根本罪在该戒只有一种情况,方便罪则随着各种条件的具足与否而有变化。变化虽

多,结罪共有偷兰遮(分三品)及突吉罗四种情况。所以一般人讲犯戒只是一种模糊的概念,不分根本与方便、重罪与轻罪、可忏悔与不可忏悔,笼统指责他人犯戒、破戒^[9],这是不对的。

2、犯杀生根本戒之因缘

戒本中共有两条杀生戒:杀人及夺畜生命戒,杀人戒具五缘犯波罗夷罪:一是人,二人想,三起杀心,四兴方便,五前人命断。夺畜生命具五缘犯波逸提罪:一是畜生,二畜生想,三有杀心,四兴方便,五命断。具足五缘即犯该戒的根本罪,如该戒而忏悔。二戒的五缘有类似之处:一确定所犯境,二生起与境相当的想法,三生起犯罪之心,四施設种种手段,五前境命断。“命断”的范围很广,不局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体,而是泛指“从初识至后识”的一切一期存在的生命,一期中色身与内心的圆满结合而相续不断的生命体。如堕胎也犯杀人戒,胎儿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初识可从胎儿入胎七日算起,后识指寿、暖、识等离开了此一肉体。

3、杀人戒中诸方便罪

杀人戒五缘中随缺一缘皆结方便罪,或偷兰遮,或突吉罗,杀畜生戒之方便罪唯有突吉罗一种,但其缺缘情况与杀人戒没有两样,结罪虽简单,但犯戒之因缘却变化多端。仅依杀人戒分析如下^[10]。

(1)缺初缘——不是人

即所杀的对象不是人,不与本来期望的境界相当,可能是畜生、非人、杌木(树桩等任意的无生命的物体)等,但后四缘仍然具足。这里仍须分别从大漫、小漫、剋心三种情况说明,这三者皆是指做事时的发心趣向。剋心指专指一境,如专指杀人或杀某人,大漫指决定凡是遇到三趣众生皆杀,小漫局于人趣的一切众生。此三者的范围从小到大分别是剋心、小漫、大漫,所以判罪也随之而有差别。缺初缘中,若以剋心造罪则结一波罗夷(简称夷)、三偷兰遮罪(简称兰)^[11],若以小漫心造罪则结三偷兰遮罪,若以大漫心造罪则结一偷兰遮罪。列表如下:

剋心（专指人或某人）	一夷三兰	张人作王人 ^[12] 想结夷，非人、畜生、机木作人想各结一兰罪。
小漫（局于人趣众生）	三兰	非人、畜生、机木作人想各结一兰罪。
大漫（漫指三趣众生）	一兰	三趣随犯，同结兰罪。

守护，致令病者间接地受到影响，因此仍结其

(2) 缺第二缘——不做人想

即人想中有想之错误及疑之差别。错指正造境时其他的境来相交叉，即所谓的阴差阳错；疑指正造境时心有怀疑。这些都有小、大二漫及剋心之分，若剋心生想则结一夷三兰，若剋心生疑则结一夷九兰。心境皆缺则有四十种分别。大漫、小漫的缺心及缺心境情况与剋心略同，若以文字分析这些情况则非常复杂，表格形式比较明晰，今以图表罗列如下：

剋心	单缺心（所杀害的对象仍是人）	生想	一夷三兰	张人作王人想夷，作非人、畜生、机木想各结一兰。
		生疑	一夷九兰	张人作王人疑夷，作非人、畜生、机木疑各结一兰（共三兰），对人、非人、畜生、机木四者之间互有怀疑不定各结一兰（共六兰）。
	心境具缺（对象不是人或不做所期之人想）	王人来代替	一夷九兰	实际上所杀之境仍是人，但非所期之人，作张人疑结夷罪，作非人、畜生、机木疑各结一兰（共三兰），于人、非人、畜生、机木四者之间互有怀疑不定各结一兰（共六兰）。
		非人来代替	十兰	由于所杀之境是非人，故不结根本夷罪，于人、非人、畜生、机木四者单方面生疑各结一兰（共四兰），互相之间的怀疑各结一兰（共六兰）。
		畜生来代替	十兰	二者皆同非人来差，所杀之境是畜生或机木。
		机木来代替	十兰	
小漫	把剋心中的张人改为泛指任何人，共三十九种结罪情况。			弘一大师《南山律在家备览》第165、166页已列。由于过于繁琐，并且事情也稀少，此处不列。可以类推剋心而推。
大漫	由于凡是三趣众生皆杀，故只有机木才是异境，共有十三种结罪情况。			

(3) 缺第三缘——无杀心

开缘中，一切杀生行为的造成只要没有杀心皆不结其根本罪，但不妨有其他目的而造成杀生的结果，故结其他目的的方便罪。有五种情况：结突吉罗罪，打下众，无杀心而致死。下众即式叉摩尼、沙弥、沙弥尼等三众，造罪时的目的仅仅是打，没有杀害之心，但无意中对方因此而死。结波逸提罪，打比丘而致死。得到功德，比丘照看贫苦之比丘，病者死但无赏劳之物。得衣钵，看护富有病者，得衣钵作为赏劳。结偷兰遮罪，不好心看护病人，即使不是看护者的直接原因而致死，但由于其看护时不耐烦，没有如法

偷兰遮罪。

(4) 缺第四缘——无方便

没有施設各种方便，即没有准备及使用各种达成目的的手段。但由于这些手段的轻重不同，故结罪也有差别：无罪，律中不结单心犯罪。突吉罗，有杀心，尚未动身随即后悔而息心。中兰^[13]，希望得到病者之衣钵而看护病人。上兰，不细心照顾有病者，病者因其厌患懈怠而致死。

(5) 缺第五缘——对方未死

命根未断，有七种情况使最后结果没有达成。即结为七种方便，只要前四种缘皆具足，皆结偷兰遮罪。七种情况为：缺缘，此可以含摄余六种，也可独指正造作时诸缘不成就。境强，对方的势力过于强大致使肇事者无法加害。缘差，缘有差错，促成当时造罪的一切因缘有错误之失。境差，犯罪的对象有差错。想差，对犯罪的对象估计失误。疑心，产生怀疑。善心

息，产生善心而停止造罪，即所谓的良心发现。通缘中第七缘进趣正果缺失的四种情况，可以与此七种互有含摄，此七种方便记载于《行宗记》卷四第20—30页。

以上仅依单缺一缘而分析其结罪情况，若互有缺失则可以演变出更多。但学习这些戒相可以有总体上把握及细节上分析之分工，以上之分析尚处于二者之间，为便于总体上粗略把握此罪的犯罪情况，今依弘一大师的整理列示如下^[14]。（见下页）

(三) 判断犯戒不可草率

通过对以上复杂多变的犯戒因缘的叙述，说明判断一个人犯戒与否应从多方面考虑。如《行事钞》云：

故杀	人	人想	杀死	波罗夷
			方便不死	偷兰遮
	天、龙、阿修罗、捷达婆、夜叉、饿鬼、畜生能变形者有智解人语（畜生不能变形犯波逸提）		杀死	偷兰遮
			方便不死	突吉罗

毗尼母云：犯罪有三：一缘，二制，三重制。一缓一急，三处决断，是名律师。^[14]作为律师，判断犯戒应从缘、制、重制等三方面作全方位考虑。缘指缘起，即每一戒都是因缘而制，如淫戒中须提那子犯戒为发起；制指佛陀根据缘起所作的最先规定，如若与人行不净行即是犯了淫戒；重制指再次完善本制的内容，因在生活中另有特殊发生的情况，即因此而再加以补充。如淫戒中因比丘与畜生犯不净行，所以戒相中加入“乃至共畜生”都不允许。急指完全遵照本制而行，缓指特殊情况下允许使用开缘。律师对缘、制、重制等三种情况都应通达，至于何时应完全遵照本制而行，何时应属于开缘的特殊情况，也都能如法如律地作出判断。

律师要对他人之犯戒作出正确的判断，不但要如律所制的作外相的分析，而且要照顾到对方的心态，应护念对方的心行，启发对方认识过失，愿意忏悔，不应死教条地一对一地划判，不要使对方留下犯罪的阴影^[15]。

三、对治犯戒过失的二种重要忏悔法

圣严法师说：“大乘戒不到佛果，不能绝对不犯，不能绝对清净；小乘戒不到阿罗汉果，不能绝对不犯，不能绝对清净。”^[17]所以犯罪之后应积极忏悔，深刻体会佛陀制戒的精神——为道制戒，本非世福，发心了解错综复杂的戒相变化，掌握忏悔法，进而如法忏悔。首先，应知道所犯戒之名种，比丘 250 戒共分五篇，“名”即五篇中的哪一篇，“种”指该篇的哪一条罪；其次，对应的是应当应用何种忏悔法进行忏悔，还应懂得制罪与业罪之分。制罪指犯了佛陀所制的戒而结的罪，也称为遮罪；业罪指本性是罪，无论佛陀制与不制，也称为性罪。比丘 250 戒皆是佛陀所制，若犯都结制罪，其中有 44 条^[18]是与世间所应共同遵守，是性罪。依制教忏罪只灭制罪，业罪还

须用化教的理忏。元照律师说：“若唯依化忏，则制罪不亡；若专据制科，则业道全在。故当化行齐用，则使业制俱除。”^[19]即所谓“篇聚依教自灭，业道任自静思”，故要真正除灭所犯过失，应当依照二种重要忏悔法：

六聚忏法及理忏。下面即依此分为两方面说明。

（一）与罪相对应的忏悔法——六聚忏法

依制教忏罪其实就是依六聚忏法，六聚忏法是通过一定的仪式（人、事、法、处等如法）而忏除随篇所结的六种罪过。因其有一定的行为造作，故又称为作法忏。所灭之罪是禀受具足戒者所犯的六罪，是佛陀针对具足戒者所制，故称为制罪。犯罪情况虽有多种变化，但其罪名唯有六种：波罗夷、僧残、偷兰遮、波逸提、提舍尼、突吉罗等，与之对应的忏悔方法也有六种，即六聚忏法。由于其忏法仪式的内容过于庞大，此处无法一一列述，仅概述其大略次第，后还依波逸提中夺畜生命戒为例展现这一作法忏的庄重及意义。

1、六聚忏法的忏罪次第

（1）忏波罗夷罪，此是犯初篇四根本重罪，犯者失去比丘身份，不再摄为佛法中人，故其义为“弃、断头”等。若犯者无覆藏之心，痛苦流涕而不愿意离开僧团，依然好乐佛法，如此则许可忏悔，可灭波罗夷罪所感之地狱苦报，在僧团中终身为学悔沙弥，但再也无法恢复比丘身份，也不能灭其性罪。其忏法次第为：求忏者具足威仪向大众僧乞求给与波罗夷戒。

大众僧作白四羯磨与其波罗夷戒。求忏者随顺而行大众僧之判决——被剥夺三十五项权利。若重犯此罪则被灭摈。

（2）忏僧残罪，此是犯二篇之罪，若有大众僧之帮助则能挽救其比丘身份。因其罪接近四重，故喻如人被刺杀时只残有咽喉，有僧之救济得全生命。共有四部分：行别住法，即覆藏法，求忏者先从僧乞法，僧作白四羯磨与之，而后随所覆藏该罪的时间而以相等的时间别住一房遵行此法的种种规定。比丘尼

不行此法,比丘若无覆藏也无须行此法。行摩那埵法,先乞法,众僧与法,后随顺而行。比丘行六夜;比丘尼应于二部僧中乞,半月行之。本日治,此指犯者在行覆藏或摩那埵期间重犯该罪,则须重新行覆藏或摩那埵法。

出罪,此罪的忏悔除与否还须众僧的衡量及作白四羯磨,故出罪一关的要求更为严格,比丘至少应于二十僧中出罪,比丘尼至少应于二部僧四十人中出罪。此法圆满,即忏悔罪清净。

(3) 忏悔兰遮罪,此为犯初二篇之未遂因罪及其本品之果罪,各有上中下三品,对应的忏法也有众法忏、小众忏及一人忏法^[20]。众法忏的次第为:向僧乞法;请忏悔主;作单白羯磨,忏悔主得到众僧之许可即接受其忏悔;忏悔主为求忏者分析罪名、罪种、罪相等并忏悔由此而生的方便罪;正式忏本罪;忏悔主呵责:自责汝心,生厌离。求忏者答:尔。小众忏法也具七步,唯把众法忏中的第 步改为诸大德即可,没有执行僧法。一人忏法唯有五步,无第 步。

(4) 忏悔波逸提法,分舍堕及单堕二类,以有无财物可舍为别。忏悔舍堕须先舍犯罪之财,还须舍除贪财之心,后如法忏悔。此法本应是众法,但因界内无人或界内僧难集而至界外忏,则开许小众及一人忏法,程序与偷兰遮的三品忏法相同,最后大众僧等受忏者应如法还财物与求忏者。单堕忏法与偷兰遮的一人忏法相同。

(5) 忏悔提舍尼罪,此罪皆由饮食而起,其忏法步骤也与偷兰遮之一人忏法相同,但正忏悔时只说一遍即可。

(6) 忏悔突吉罗罪,此罪包括五聚之方便罪及本聚之果罪,有故作、误作之分。故作对一人忏,其步骤与偷兰遮之一人忏法同;误作则具足威仪对佛像前陈露所犯罪过。

2、以忏悔夺畜生命戒为例说明作法忏的具体操作

以上已概述六聚忏法之大略步骤,为使忏法得到完美的展现及推广,今以忏悔夺畜生命戒为例,说明六聚忏法之行持并不难,期望大众乐意实践。六聚忏法之实践代表了佛法的住世,《善见论》云:“若二十清净比丘出僧残罪,我法不灭。”^[21]不忏悔罪并不代表不犯罪,有忏则说

明僧团在行持佛陀之教法。上章详述了杀人戒的犯相规律,犯此戒根本罪应依波罗夷法忏,但由于僧团行持此法甚少,故改以杀生戒中的夺畜生命戒明其忏法,犯此戒结性罪及制罪,制罪依忏悔波逸提法忏,性罪应以理忏而灭。

若具足五缘夺畜生命即犯根本波逸提罪,其忏悔程序如下^[22]:

(1) 请波逸提忏悔主,忏悔主即为犯者除罪的对象,求忏者需要具足威仪,虔诚地祈请他作为自己除罪的证明人。律中对忏悔主的要求极为严格:绝对不犯四重罪,余四篇罪随所犯已忏悔清净。若遇到难缘则允许不犯该罪的人为忏悔主。求忏者偏袒右肩、脱革屣、礼足、胡跪、合掌^[23],向对方说:“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请大德为波逸提忏悔主,愿大德为我作波逸提忏悔主,慈愍故!”(三说)忏悔主说:“善!”犯者说:“尔!”

(2) 审察丛生法及忏悔丛生突吉罗罪。丛生即由该戒根本罪而衍生的方便罪,此方便罪有无多少随具体情况而定。若犯该戒后覆藏不发露及经说戒默妄语则结根本丛生^[24]二品突吉罗罪。由此二罪分别有经夜覆藏及随夜展转覆藏,则有四品丛生突吉罗罪。忏时先再请前波逸提忏悔主为突吉罗忏悔主,请词为:“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请大德为突吉罗忏悔主,愿大德为我作突吉罗忏悔主,慈愍故!”(三说)忏悔主说:“善!”求忏者说:“尔!”紧接着忏四品丛生突吉罗罪,忏词为:“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夺畜生命犯波逸提罪,不发露犯突吉罗罪,经夜覆藏,随夜展转覆藏;经僧说戒默妄语,犯突吉罗罪,经夜覆藏,随夜展转覆藏,并犯突吉罗罪不忆数,今向大德发露忏悔,更不敢作,愿大德忆我。”(一说)忏悔主说:“自责汝心,生厌离。”求忏者说:“尔!”后忏根本丛生突吉罗罪,忏词为:“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夺畜生命犯波逸提罪,不发露犯突吉罗罪,经僧说戒默妄语犯突吉罗,罪不忆数,今向大德发露忏悔,更不敢作,愿大德忆我。”(一说)忏悔主说:“自责汝

心,生厌离。”求忏者说:“尔!”

(3) 正式忏根本罪,即此时方为正忏波逸提罪时,忏词为:“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夺畜生命犯波逸提罪,不忆数,今向大德发露忏悔,不敢覆藏,忏悔则安乐,不忏悔不安乐,忆念犯发露,知而不敢覆藏,愿大德忆我清净,戒身具足,清净布萨。”(三说)

(4) 忏悔主呵责:“自责汝心,生厌离。”

(5) 求忏者答:“尔!”即是忏罪完毕,是为悔罪清净。

如是如法忏悔此一夺畜生命的波逸提罪,即可灭一万四千四百万年的众合地狱之苦报。六聚之罪皆能随如法忏悔而得以除灭,这实在是值得行持的作法,这里特别要求识知所犯罪及所用的忏悔法。整个过程虽然简短,但非常认真而庄重,可惜今时少有实践。原因有三:(1) 无法找到清净的忏悔主;(2) 犯者实在不愿放下面子面对面甚至面对大众僧陈说自己的过失;(3) 僧团没有这样的环境。解决的方法是大众提高认识六聚忏法的利益:近能灭除己罪,远为住持佛法。有犯即忏,则能熟悉仪轨,大众僧之间能互相谅解,僧团最终会形成良好的展转相谏、展转相教、展转忏悔的团结气氛。

(二) 深信因果依理忏灭业罪

以上六聚忏法仅仅除灭戒罪,其业罪成分则须用理忏完成。若犯比丘戒的44条性戒则皆结戒罪及业罪,戒罪可依六聚忏法而灭,业罪应用理忏而灭。首先正确认识业罪,如果造作了世间公认的不应为之事,即使佛陀没有制戒,即使没有禀受佛戒,仍然要受业道之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不过,业罪也有定与不定之分,也可以重罪轻报,甚至可以“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因此需要依理忏观罪性本空。

道宣律师把理忏法归纳为三种:性空观、相空观及唯识观。性空观指观诸法性空无我,此专指以所造罪为所观境,以性空无我为能观智。今以夺畜生命之罪为例,此罪是在五个条件的组合下造成,而此五个

条件各有其因,因中有因……一层一层向前推求,无法得出真实的造罪者及受罪者,罪之本性无从安立,这是以推求分析所观境而通达空的方法,而利根者能于所观境的当下见其空性。相空观指观诸法本相是空,唯情妄见。畜生命、非人命、人命悉皆无相,总在无常的六道轮回的转换之中,此处失则彼处得,死此则生彼,转换的不过是幻化不实之相,现在所见的一期存在的生命仅是我人之执着而予定位,此即由观罪相之幻化而证取空性。唯识观,诸法外尘本无,实唯有识。畜生命等一切境界,从本以来体性自灭,未曾生起,都是由于心识的摄取才起作用。回归此心,不执取外境,也不执取空,畜生命不可得,杀生不可得,不杀生也不可得,唯有此一清净真心。

若达成此三观皆可灭罪。此三观之成就与否绝对不能有半点虚假,若以此为借口而恣意造诸罪,则果报自受,无人能替。真正成就者不但除前罪,且自自然地不造新殃,这同时可以作为检测忏悔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另一检测方法是:证初果或初果以上的圣者验证此人。成就者可免六道之总报,但苦痛之别报则无法避免,而其身在受罪时其心无有痛苦,这也可视为忏悔得利的体现。如夺畜生命,今后因缘具足时也许要受被杀或多病之报,但受这些罪时,其心能处于一种坦然的状态,知道这是宿怨之报,受报之时甚至发愿度化对方。

三观有从浅到深之次第,这是为适应不同众生而施設。三观皆以罪为所观境,行者观时任选一境即可,以当前所造之罪为所缘,以猛烈之惭愧心,怖畏恶报之恐惧心,对佛法的深切信仰心为助缘,励力专注地观修,最好选定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闭关专修,并应安排多次的修习,如此用功,最终有达成之日。若由于此观法太过简练,也可借助有修证次第的宗派的观门进行,如唯识宗、天台宗等。所有方法都以契机为要,只要达成理忏之成就就是好方法。道宣律师说:“以此三理,任智强弱,随事观缘,无罪不遣。故《华严》云:一切业障海,皆从妄想生;若欲忏悔者,当求真实相。如

此大忏，众罪云消。^[125]

四、忏悔之后的名誉及地位

(一) 忏悔即能恢复清净

制罪忏悔后灭罪与否完全可以得到确实的验证，只要严格依教而行，人、法、事、处^[26]四方面悉皆如法如律，绝对肯定地说制罪已灭，不但可以参加说戒、自恣等僧团的众法活动，还可以为他人作忏悔主除罪。《大智度论》云：“戒律中戒虽复细微，忏则清净。”^[27]对于此类型人，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掀起说其罪过的风波。佛陀对此作了种种的善后规定。僧尼若再次发起熄灭后的四诤事，律中结波逸提罪^[28]，若再次掀起已灭的其他小型的斗争事或议论他人的罪过等，律中结突吉罗罪。甚至不发心为他人灭除争执或接受他人的忏悔，律中仍然结其波逸提罪^[29]。七灭诤法中，忆念毗尼、不痴毗尼、如草覆地等都是相关的处理诤事及诤事灭后之妥善规定。“忆念毗尼”是源于沓婆摩罗子比丘受到慈地比丘的毁谤，此事经澄清，佛陀交代僧团作“忆念毗尼”白四羯磨法，告诫众僧以后不许再提起此事。“不痴毗尼”指比丘在精神错乱时犯了罪过，乃至不能如法参加僧团的各种会议，僧团对之作“不痴毗尼”白四羯磨法，即表明该比丘所作一切过失都不构成犯罪，甚至视其不参加僧团的任何活动为正常。“如草覆地”是如同草覆盖地面的所有染污一样，斗争的双方都不要去追究以往过失，一律由双方各一上座向大众僧告白，表示愿意灭罪，此后所有人都不许再次提起所有过失。任何罪过忏悔之后都应如此。

观罪业性空无我以除遣业道之罪，其成功与否，唯有于证悟上比自己高的人才可以验证，因为七地菩萨不知八地菩萨的境界，三果圣者不知四果阿罗汉的境界，今时难以找到这样的圣者，彻悟罪业性空无我之观法也难以成就。业罪之难以除灭可见一斑，因此行者唯有极力清净持戒才是最妥当的方法，但若已有犯过，则需要行者自己策励心行：为了不受无穷之苦报，为了清净，唯有尽力参究，彻底通达罪性本空，彻

底通达诸法之真实相。

(二) 比丘身份的恢复

上一章已经讲到，忏四重罪虽不能恢复清净的比丘身份，但能免地狱之报，允许在比丘僧团中为学悔沙弥，其身份地位在一切比丘下、一切沙弥上。余五聚罪忏后皆为清净比丘，可以如未犯罪时一般参与僧中任何法事。业罪中，若以比丘 250 戒归类，仅仅 44 条属于性戒，犯则结制业二罪，由于其条数比较少，加以业罪不易忏悔，故应当谨慎守护，若犯应努力忏悔。有的今生即能化解，如两舌戒，犯后若能认识到错误，不但要依制教忏法忏波逸提罪，且要真诚及时向犯罪对象认错道歉，若对方接受，此业道之罪今生或可就此解决。无法今生忏悔而化解的，应修理忏灭罪及防治。

《善见律》中甚至有这样的忏悔法：“若生时恶骂，彼人若入涅槃，骂者求忏悔，当于涅槃处作忏悔。忏悔已，天道门不闭。”^[30]这是对死人的忏悔，有人也许犯罪后觉得无法挽救，因彼人已死，这里告诉了补救的方法。这仅是作法忏，当然还应当配合今后的修善，发愿不再骂人及确实不造作骂人的行为，诵经礼佛等回向与彼人，后生因缘遇合时即使要遭受彼人的回报，苦果也已大大转轻。更当结合理忏，契入诸法空性，圆满忏悔的究竟义。

(三) 忏罪之后应有的心态

以作法忏灭四重罪虽不能恢复比丘身份，但能免地狱之报，再加以理忏成就，则能令重报轻受，何况其他罪过！僧尼都应为自己及时认识到这些道理而感到欣慰，并当努力行持忏悔法。僧尼还应体解佛陀制戒之深意，虽不能做到专精不犯，也应于犯戒后如法忏悔，更应于忏悔后仍然积极如法地持戒。虽有时犯某戒，但时时怀有持戒之心，其过失还不会很大，这种人还能入选于元照律师学人之分类中的第二类。

元照律师对学与不学之人各分三类。学人分三种：1、久学者，解行已经成立；2、初学者，受戒后依三学次第而学，今刚入门；3、未学者，先勤求道果，约期以后学律。此三种人，若有犯戒，不加其不学无知罪。

不学人也分三种：1、一受完戒，无学戒持戒之心，忙于学习经论；2、虽少有学习经律，但不专心持守，甚至知而故犯；3、先曾持守，中途退心，不再学习。此三种人，若犯戒，皆罪加一等——不学无知罪。戒本波逸提第七十三恐举先言戒^[31]中，违犯此戒除了结根本罪外，更重治其不学无知罪。行者应当努力进取以跻身于学人之列，如法看待自己及他人之持戒及犯戒。即使现在未证缘起法，但最起码也应认识到持戒、犯戒都是诸多因缘的组合。本文第二章详细罗列了杀人戒诸多条件的具缺变化，正是说明这就是缘起法的展现。以缘起观看待犯戒、忏悔乃至今后之持戒，这才是正确的心态。还应当认识到忏悔后有时会重复出现犯戒，此时应该持何种心态呢？应放平心态，把持戒放在戒定慧三学的体系中，持戒为修定发慧服务，以甚深之缘起智慧反观持犯，使持犯不仅仅在身口之事相上打转，而能转为心念上之持守，以清净的心、以正确的缘起观驾驭事相上的持戒，这才是究竟的持戒。

犯戒、忏悔、清净的话题至此告一段落，期望僧尼如实看待持戒犯戒：不高傲，自许为大乘行者而轻视具足戒之戒法行持；不自卑，认为净戒难持，一犯则永无翻身之日，从此自怨自艾，消沉而不持戒。僧尼于佛陀所说的上中下三等根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专精不犯过失是为上等根机者，值得赞叹及效法；中下根机者，恐有时会犯戒，若为了忏悔清净，为了清净持戒，故应先如实了知构成犯戒的诸多因缘条件。因此，本文即为中下根机者——也就是佛陀所说的第二种智人——提供精神上的鼓励及行为上的指导：令深入了知戒相，了解忏悔方法而如法忏悔，最后达成清净持戒。

【注 释】

[1] 这是今时寺院五观堂的食存五观偈颂，与《行事钞》中原文有些不同：“一、计功多少，量彼来处；二、自忖己德行，全缺多减；三、防心显过，不过三毒；四、正事良药，取济形苦，五、为成道业，世报非意。”《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四，第16

页。以下注解三大部中皆用现在通行合刊本。《行事钞》及《资持记》在《大正藏》中分开刊行，卷数与页码与通行合刊本不一致；余二部皆没有收入，查阅极为不便，所以不以《大正藏》为注解范围。三大部全部收入在《续藏经》中。

[2] 《行事钞资持记》卷三十五，第31页。

[3] 《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八，第26—32页。

[4] 十三难人：1、边罪，受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后犯四根本罪之人，被弃于佛法之边外。2、犯比丘尼，未曾受佛戒而侵犯了比丘尼的梵行。3、贼心受戒，未曾受具足戒而盗听羯磨。4、破内外道，曾是外道来出家，还俗为外道又想出家。5、黄门，生殖器不健全之人。6、杀父，7、杀母，8、杀阿罗汉，9、破和合僧，自称为佛，自立三宝，破坏了清净的僧团。10、恶心出佛身血。11、是非人，即非人类不得受戒。12、畜生，畜生变为人形受戒。13、二形，一身中有男女二根。

[5] 舍戒即宣布放弃原来所受的戒体，作沙弥、优婆塞或无戒俗人，如此即无犯该戒之可能。有四种舍法：1、作法舍，2、命终舍，3、二形生舍，4、断善根舍。

[6] 淫戒三时：二境相对时，始入、入已、出时。

[7] 《行事钞资持记》卷十七，第8页。

[8] 《行事钞资持记》卷十七，第9页。

[9] 犯戒比破戒稍轻，指按篇聚可以忏悔清净，而破戒则指犯了四重戒，是重罪，不可忏悔。

[10] 《戒本疏行宗记》卷七，第4—8页。

[11] 波罗夷罪是七聚中的最重罪，意为断头，如人断头，无法再活，犯此罪者则失去比丘之身份及戒体。偷兰遮罪位于七聚的第三位，意为大障善道。

[12] 张人作王人想：这是举例，姓张的当作姓王的，即此人作彼人想，所想虽是人，但不是所期之境。以下同。

[13] 偷兰遮罪分上中下三品，随着篇聚的结罪而有差别。中兰指中品偷兰遮罪，上兰指上品偷兰遮罪，二者皆是杀人戒的方便罪。

[14] 弘一大师《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第14页，正觉精舍2005年版，为了方便制表，调整了原来的格式。

[15] 《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七，第31页。

[16] 《维摩诘经》中维摩诘居士对优波离尊者的呵斥应引为借鉴，当然这是二者的示现，令后世众生得以警惕及学习。

[17] 圣严法师《戒律学纲要》，第272页，上海佛学书局2003年9月版。

[18] 根据《四分律戒本疏》，道宣律师对比丘戒的性戒、

遮戒做了分类,唯于三类戒中分离出性戒:1、波罗夷四条,2、僧残十条,3、单堕三十条。

[19] 《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八,第10页。

[20] 众法:四人或四人以上一起作羯磨法。小众:二人三人四人作别法,不行羯磨法。一人法:其实就是对首法。

[21] 转引自《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八,第41页。

[22] 道宣律师的《行事钞》及《随机羯磨》、慈舟法师《毗尼作持要录》都以类准忏舍堕罪而略述此法,弘川法师《僧伽作持要集》则详列,但以小妄语戒为例。因此此节之仪式有所整理,非照录原文。

[23] 这是律中规定的威仪,中国没有偏袒右肩及脱革屣之威仪,所以可以以穿袍、搭衣、持具等为威仪形象。胡跪指长跪,双膝跪下。比丘之威仪还有互跪一种,此指右膝跪下。

[24] “丛生”指从根本罪(如夺畜生命的波逸提罪)中衍生出来;“根本”指其又可以分别产生经夜及随夜展转的更下一品的丛生罪。此方便罪处于中间位置,从本罪生,又衍生其他的方便罪,皆结突吉罗罪。若无此品罪,则也没有以下的丛生突吉罗罪。

[25] 《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八,第10页。

[26] 人、法、事、处四方面是个人乃至僧团的一切行事依凭。“人”指作法时所用的人的数量及品位等,“法”指心念法、对首法及众法等三位八品之分类,“事”指有情事、非情事及情非情事等,“处”指作法界及自然界等。

[27] 转引自道宣律师《随机羯磨》。

[28] 佛陀耶舍译《四分僧戒本》,比丘波逸提第66发净戒:“若比丘知四净事,如法灭已,后更发举者,波逸提。”《大正藏》卷22,页1027中。

[29] 佛陀耶舍译《四分比丘尼戒本》,比丘尼波逸提第111不与灭净戒:“若比丘尼,余比丘尼语言:与我灭此净事,而不方便令灭者,波逸提。”《大正藏》卷22,页1037中。

[30] 《大智度论》卷四十六,《大正藏》卷25,页395下。转引自《行事钞资持记》卷二十九,第28页。

[31] 佛陀耶舍译《四分僧戒本》:“若比丘说戒时作如是语:大德,我今始知是法戒经所载,半月半月说戒经中来。余比丘知是比丘若二若三说戒中坐何况多,彼比丘无知无解,若犯罪应如法治,更重增无知罪:大德,汝无利得不善,汝说戒时不用心念,不一心摄耳听法。彼无知故,波逸提。”《大正藏》卷22,页1027下。

上海佛学院举行第九届学僧毕业典礼

本刊讯 7月3日上午,上海佛学院第九届僧众班和第七届尼众班学僧毕业典礼在玉佛寺隆重举行。

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曹海红、宗教三处沈国强处长、院校处迟日成副处长,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觉醒法师,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学院院长慧明法师,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照诚法师,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学院名誉院长妙灵长老,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富根居士、王春云居士、陈妙丽居士,上海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胡志文居士等有关领导以及佛学院师生出席了毕业典礼。

典礼由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光慧法师主持。院长慧明法师向与会者汇报了佛学院三年来办学的一些情况。他说,僧尼两班应届毕业的39名学僧,通过三年学修生活的熏陶,老师们的身教言传,都市丛林氛围的感染,以及

自身的精进努力修持,在爱国爱教、持戒熏修、培养僧格、融入僧团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没有辜负学院以及十方善信的期望。他希望同学们今后牢记师友们的重托,不负自身的佛教使命,始终以振兴中华、振兴佛教为己任,做到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的统一,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同时更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岗位既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又要海纳百川,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要胸怀大志,为民族的崛起,为国家的繁荣,为佛教的兴盛做出应有的贡献,无愧于新世纪佛弟子的称号。

接着,觉醒会长作了重要讲话,要求毕业僧们走向自己的岗位后,一定要爱国爱教,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此外,僧尼两班毕业僧代表也纷纷发言表示绝不辜负各位领导的厚望。继而院长向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随后,曹海红副主任也发表了重要讲话。

(天 消)